

「書展有約」系列：

# 池莉

## 尊重生命是常識的前提

中國內地最具影視感召力的女作家池莉，今年連續推出《池莉經典文集》九卷及單本小說《她的城》。但她受邀出席本次香港書展，既沒辦簽書會，新作也沒帶來。只為聽同行交流，見新知舊友，熱鬧的文壇江湖，她我行我素。

她和法網冠軍李娜是同鄉，一個內斂，一個豪爽，她筆下的武漢女人，更是千變萬化。

她用小說反思女人的幸福觀，身為母親，她覺得早戀更是人生的重要一課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

日文版本《生活秀》



這是池莉寫給孩子的母親之書

池莉聽說記者也是來自武漢，怔了怔，有點意外又有些驚喜。

武漢三鎮她都住過，也都擁有所。小時候曾在首義路、紫陽湖一帶活動，很熟悉那些爬上黃鶴樓的種種小路。那時候的武漢，還有眾多的國營老廠，市民生活是波瀾不驚和按部就班的，甚至常能見到些荒蕪的空地。「我閉着眼睛在武漢都不會迷路，我嗅得到長江水的氣息，憑鼻子就知道哪是上游哪是下游。」坐在空蕩蕩的會議室裡，厚厚的窗簾讓室內的光線昏暗，池莉把聲音收得很小，似乎怕吵醒了哪個睡夢中的人。淡妝的她，留一頭髮尾燙卷的及肩短髮，前額的髮線被時髦地挽到頭頂，露出寬窄適中的、圓圓的腦門。一條印滿雛菊紋的朱古力色綢緞連衣長裙令她看上去更輕盈，那為抵禦室內逼人冷氣的黑色開襟針織外套，恰好地勾勒了兩道窄小的肩膀弧線。她是非常愛惜和在乎自己的身體的。

### 小說家的慰藉

「但是只要是女兒放假一回家，我就立刻變成老媽子，洗衣服、做飯，不顧一切的。」她把在《三聯生活周刊》開設1年多的專欄也暫停下來，為了要和女兒一起去旅行。

那個專欄取名「重拾認知」，每一期以「……究竟什麼意思」作為標題，探討離婚、空巢、做愛、敬畏、快樂、平和心等觸及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範疇，除了散文，她少有這麼直接和迅速地應對當下大眾心理坐標的迷亂，「其實這是中國作家的特點，比較社會性，會關注自己民族發展、變化過程中的種種。」

她從空巢現象談國家的養老制度，她強調家庭幸福感的的重要，乍聽上去有些老生常談，「現在的人說話都很輕佻，很誇張，也很不夠常識，這和改革開放30年以來對文化的嚴重忽略有關。當前出現了很多問題，比如各種物質化、拜金主義，我認為有必要重新建立對社會常識的認知。」

寫小說是一種途徑，「但它是一個緩慢且狹窄的文化載體。」池莉說。不過，2000年她創作的《生活秀》也許能看成是一個例外。這部講述漢口出名夜市吉慶街上，一位賣鴨子麵的個體女老闆和家庭成員之間的糾紛，不僅在出版後被迅速改編成電影、電視劇和話劇，

北京電視台更開設了同名的生活性欄目，事隔8年後，還有京劇院願意將之搬上戲曲舞台。雖然她的小說常常是影視劇的最好藍本，但她最自豪的，還是由作品帶出的旅遊效應，甚至帶動了當地販售「鴨脖子」的熱潮。那才是對一個作家最實在的慰藉。

### 會寫作的醫生

可是在英國唸經濟的獨生女兒卻不太看她的小說；母女倆瘋狂的投入另一個純美而童真的世界。她們看完了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所有作品，有些還看了不止一遍。從《唐老鴨米老鼠》到《蠟筆小新》再到宮崎駿，她們一起或感動或歡笑，「我的文學是沉重的，她從感覺上沒有靠近，但應該她結婚以後會看。」去年女兒翻譯出版了一本信札《致我離家出走的女兒》，在送給媽媽的書的扉頁上，大筆寫道：「給我從未離家出走的母親」。這讓池莉感動不已。她覺得是對作為單親家長的自己最大的肯定和孝敬。

她自己的童年時代是清冷而寂寞的。父母在她9歲時因「文革」判罪而離家，她由外婆及幾個親戚帶大。等到她高中畢業，17歲作為知青下鄉，父親還未能被釋放出來。她對父母的隔膜與疏離，影響至今，自己的工作「與他們的生活是兩條平行線，永不接觸。」可是，父母未能教授的人情練達，全都通過她眼睛的觀察給彌補了起來，並如剃骨刀一般深入生活的肌理，「我從小就觀察很多人，觀察人和人的關係，看不同的人怎樣度過他們的生命。」她初以工農兵大學生身份成為冶金醫學專科的學生，畢業後進入武漢鋼鐵廠做廠醫，如果不是全國恢復高考，如果不是寫作之夢不死，也許她將成為眾多受到日後改革衝擊的國營職工的一員。「不過醫學和文科一樣，都是研究人。」

### 學會挑選愛人

池莉的小說裡，總能看到那些下崗工人、個體戶老闆和機關職工的面孔，但他們的婚姻又總是滿身負累或有始無終。在她眼裡，這其實是整整一代人的教育失敗。她從女兒3歲起，就灌輸戀愛的重要、婚姻的意義，甚至半開玩笑讓女兒25歲前就結婚、生子。

「大學一、二年級，家長說不要談戀愛，結果大學一畢業，家長就着急。女孩25歲一過，就便成了所謂的剩

女。」人應該循着自己的本能去生活，情竇初開就應該去談戀愛，她覺得這是構成人生的重要一課，「戀愛和其他的知識一樣，都要學習，都要通過實踐。這個男人好不好，可不可以托付終身，一定要一次又一次的認識和挑選。在青春階段學會如何愛人，如何挑選愛人，這將決定她終身的幸福。我們要孩子工作努力，不也是讓孩子能幸福麼？」

有女兒同學的家長對此有異議，甚至認為她思想封建，她也很無奈但不辯解，「這不是隨便讓孩子犯錯誤，而是讓她們愛護並尊重自己的生命。」

她筆下的男女，都不算晚婚，可也一路磕磕碰碰，「問題就在這裡。」她的語氣急促起來，「中國太缺乏像我這樣正確的生命觀。就算女孩25歲結婚，她此前卻是完全空白的，或者沒有形成一個健康的態度。她就覺得，有了性就必須結婚，或者結了婚就要怎麼怎麼地，都把自己往絕路上逼。」

也許是她的尊重和坦白，女兒反倒一路陽光，沒有昏頭傻腦的墜入情網，老師表揚她女兒，她卻暗暗着急，「我的小說還沒有把這種前期的空白教育對孩子的殘忍性寫足夠，只寫了後面犯的錯誤，以後我還要補這方面的不足。」

### 熬水成珠

順應生命是常識，順應生活的變數也是常識。「就像婚姻的變數，有結就有離，傷害和被傷害都是自己做的，不是婚姻的問題。」43歲那年，女兒中考，婚姻觸礁，身體機能開始惡性循環，有天她突然了悟，「原來，對於自己，不愛比愛來得自然和容易得多。我不懂愛，居然是首先不懂愛自己。」在散文《熬至滴水成珠》中，她這樣寫道。

此後她毅然辭掉各種煩瑣的公務，不再參加任何集體活動和社會活動，至今已超過10年。她在後園勤勞的種菜，足足2分地，體驗蔬菜豐收的心之滿足，「黃瓜輕輕一碰，立刻是凝脂一樣的小珠珠。」菜多到送給鄰居都吃不完。

她每年依舊讀書、寫作和旅行，飲食逐漸西化，不沾煙火。燉一碗小牛肉，番茄、胡蘿蔔、洋蔥、麵包，搭配着一日三餐，哪怕對日常生活，她也充滿着視覺審美的要求。

# 吳永志 我的書不能代替現代醫療

吳永志和太太吳馮潤鈺在書展現場

養生話題近年在中國持續升溫，這類有別於中醫和西醫的健康治療，因為更強調自然和規律，以及對療法的長年堅持，從而對當下迅疾的都市生活特別有針對性。國外更直接將之稱之為「另類療法」或「另類養生」，言外之意，既沒有全面否認，也對其缺乏足夠科學理論而保持懷疑。儘管媒體時有揭假曝光，但這並沒有妨礙民間對各種自稱強身健體、防病治病方法的追捧。

去年位居香港商務印書館非文學類暢銷書榜第一位的，是美籍華人吳永志的《吳永志不一樣的自然養生法》，在台灣地區更一度賣斷。隨後他推出續集《不一樣的自然養生法：實踐100問》，兩本在港累積銷售超過8萬冊。本次香港書展，更請來他和太太開辦講座。

記者當日在會展一個可容納100多人的演講廳內，聽吳永志的分享經。現場坐了8成聽眾，其中又以中年以上的女性為主。70歲出頭的吳永志，面容飽滿、紅潤發亮，如果不是頭髮花白，看上去會比實際年齡小上十幾二十歲。講座內容並沒有太大新意，他重申了不依靠藥物，通過健康飲食、起居以及鍛煉，達到增強身體自身免疫力的重要性。他在書裡提倡生吃大量新鮮蔬果抵禦癌症侵襲，並建議每日飲用至少4杯的鮮榨蔬果汁，更配合不同體質和病症，增加堅果奶和無添加劑營養。到觀眾提問，凡有想解具體操作細節的問題，吳太太則以一句「全在書裡，買來好好看。」代答，並趁此為吳永志即將出版的第三本書《讓食物與運動變成你的健康良藥》大作廣告，讓大家趕快去出版社提早預訂。

吳永志祖籍福建，後定居美國，福建話、廣東話均流利。他現居加州，簡歷上說他原習西醫，曾任呼吸科的醫生。30歲時不幸患上肺癌第3期，更被醫生宣告放棄治療。他轉而自學自然療法，並靠自己研製的生飲食譜從死亡邊緣掙脫出來。後來他考取美國自然醫學及營養學執照，每年到全世界各地舉辦講座和演講，更聲稱書籍版權會全數捐給慈善機構。



### 遭人妒忌惹非議

「時常會有公司找我合作，希望可以根據我寫出的食譜製作相關產品，但我都拒絕了。」接受記者專訪時，吳永志說道。他隨手撈起邀請方提供的檸檬水裡的生檸檬片，塞進口裡咀嚼，太太遞上一瓶紫紅色的蔬果汁，「都是病人幫我們做好的，」他解釋說，「只要他們知道我們要來，都提前準備給我們。」除了香港、台灣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印度等地區都有他為數眾多的擁躉。

「寫第一本書的初衷，是想總結自己多年的治療經驗，和更多的人分享。以為寫完就可以退休，哪曉得來找我的重疾病人越來越多。於是，我又把他們的疑問一一集中起來回答。馬上要出的第三本書，就是我想講的全部內容，之後我就真正退休了。」他笑呵呵的說。

翻開《吳永志不一樣的自然養生法》，近一半內容介紹不同蔬菜、水果的營養成分和藥用價值，並附上「食用小秘訣」，更像營養學手冊；另一部分，則詳細列名不同蔬果汁的配方和製法。材料之多，對數量和質量要求之嚴格，乍一看是健康無比，但過程之複雜，記者很



難以想像上班族能每天奉行。早前他曾被某雜誌揭露其「醫學博士」學位造假，更有傳他兒子因遺產分配不均而父子反目，「這是有些人對我的妒忌，」他的語氣變得深沉，「總是有些人，看你出了那麼大的名，心理就不能平衡。我自有我的讀者和聽眾作見證人。」他自己信奉基督教，常去不同地區的教堂演講，配合宗教的生命觀念，令他的影響力大增。「但我不是說要大家放棄現代醫療，我的書只是保健防病，這是兩回事。」

文、攝：梁小島